

南宋文范

第一函
第八冊



南宋文範卷二十二目錄

奏疏

論臺諫給舍當重其權劄子

衛涇

應詔論北伐劄子

衛涇

水利疏

衛涇

三大憂疏

宋史

喬行簡

上孝宗皇帝書

陳亮

中興論二

論開誠之道

陳亮

中興論三

論執要之道

陳亮

中興論五

論正體之道

陳亮

論節財疏

歷代名臣奏議

李鳴復

南宋文範卷二十二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奏疏

論臺諫給舍當重其權劄子

衛涇

臣聞人君據崇高之勢操富貴之權以奔走天下其心之易以縱蓋亦勢使之然所恃以維持此心俾無過舉者惟臺諫給舍而已臺諫給舍人主之法家拂士也人主以爲是臺諫給舍以爲非人主以爲可臺諫給舍以爲不可臺諫給舍非敢與人主爭是非可否者顧不如是無以重其權非所以尊朝廷而修君德也臣竊見自陛下踐祚臺諫給舍多不得其職間有任用非人敗露而去臣所未暇論側聞近日以來臺諫論列之章給舍辨駁之疏每遲留不下或有沮格而不行者夫一除授未當一命令未審似于聖德未虧朝綱未紊然迫之以宣諭以塞其言餌之以美遷而奪其職習以爲常貽害不細爵祿陛下之爵祿也恩賞陛下之恩賞也臣

下苦口力爭不避仇怨果爲誰事陛下欲其阿意順旨則甚易欲其抗威拒命則甚難彼不爲其易而爲其難蓋亦內不安于私心外恐負于公議若不思職業之當守惟知風旨之是承雖以緘默取容皆可馴致顯位則捨所難而從所易彼何憚而不爲殆非陛下之利耳仰惟聰明在上豈不洞鑒此理徒以聖度寬厚未能盡絕人情然陛下以爲可與而與之臺諫給舍以爲可奪而奪之主任恩人臣守法君臣之間義斯兩盡奈何徇人情而廢國法乎且倖門一起羣小爭趨展轉扳援窺過伺隙正賴臣下執持奏覆抑絕橫流陛下若不主張必至巧生詆訾使人臣上懼陛下之威命下虞羣小之中傷苟且成命諂充位脫有大奸巨惡誰爲陛下言之况今日言路尙壅士氣未振風采消落僅計目前陛下所當長養成就又從而陰消潛阻之臣恐愛君憂國之言不聞持祿養安之習滋熾耳目漸蔽紀綱浸隳名器日輕賜予日溢佞倖攘臂張目無所顧憚天下之患必自臺諫給舍之不得其職始矣天

意所欲以扶持安全之者又果可必耶此臣之所以深憂也我仁
祖天性仁恕於人之欲有不能違惟其擢任臣下隨事封駁始命
大臣具條執奏慶厯之詔至令推勘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仍著爲
法故風節峻整朝廷肅清雖時出橫恩不能虧損聖政壽皇勵精
臨朝九重是選一日諭給舍曰近來所得封駁但據所見以聞朕
無不聽乾道之詔至謂兩省言路之臣所以指陳政令得失今任
是官者往往以章疏太頻憚于論列深未盡善自今封駁之外事
雖至微少有未當卽詳具奏陳數一時臣僚爭以言事相尙助成
綜核之政間嘗擢才任事或至度外用人一旦覺悟罷斥隨至顧
不特不徇情于恩倖也臣願卒吐其愚終始爲陛下陳之幸赦其
狂僭取進止

應詔論北伐劄子

衛涇

臣疏賤至愚暫爾兼官猥奉明詔使得吐露與聞邊議之重仰見
陛下博盡下情憂深慮遠以圖帝王萬全之至計臣敢不罄竭愚

忠臣竊惟國家再修盟好以來邊境晏清中外寧謐民不知兵以保和平之福蓋踰四十年于此比來敵運衰微內當多事自敝之餘頗爲恭順外知吾國飭備之謹寢生疑懼伏覩宣示類聚探報事宜其虛實的確雖不可盡知臣妄料敵情不過因並邊侵軼之擾多爲防備必未便敢輕犯王畧自速殄亡近者賀正使副陳景俊等回程竊知北庭嘗有文諭其詞委曲類若退懦然觀其指意只欲求邊臣無生事盜賊不作邊境安靜而已今探報所云修道路閱舟師點集兵夫深置寨棚等事往往其國眎吾增戍隨亦葺備施行未必周悉傳聞易至張皇譬之對弈彼此相應此示之急則彼亦急此示之緩則彼亦緩如邇日朝廷分制使命相繼宣諭諜間往來彼寧不知恐其展轉生疑矣安知凡百繕守殆將不至如目前所傳此亦事勢之所必至無足怪者臣反覆熟慮今日之計惟當審在我之虛實以爲備禦必勝之策無或隨在彼之動靜以爲作輟無定之謀自古兩國相持未聞強弱持重者安輕動者

危應兵常勝首事常沮秦漢之遠未暇悉論東晉事體大畧類今
謝玄淝水之勝苻堅舉國之眾匹馬不能北返此應兵必勝之驗
也褚裒殷浩投機太速勞神于外曾微寸功此首事多沮之鑒也
本朝中興以後凡渝盟興師嘗先出于敵然敵首兵每刃而我應
兵常得利烏珠號善用兵獨潁昌大敗以十萬勁騎不能支劉錡
背城之一戰金亮凶燄方張自謂可以叱咤渡江而海道米石所
向輒挫卒授首于廣陵此二役者彼以首兵而皆敗今日侵犯之
謀果先出于彼是以機授我堅師不動以待之正不足畏矧敵之
既衰萬萬不及烏珠金亮強盛臣知其必不能出此明矣易曰不
利爲寇利禦寇今當令彼常居爲寇之名而在我先定禦寇之計
是遺彼以不利而我擇其甚利圖全制勝莫切于此兵法曰善戰
者制人不善戰者制于人臣所謂持重則安制人者也輕動則危
制于人者也若此敵自貽伊戚警我邊陲是隳乎制于我之術矣
以靜致動以逸待勞豈不能收潁昌城下卻敵之效乎臣所慮者

彼此疑障既開邊備未可輕撤要當力于自治堅忍持重勿爲無益之爭以啓其侮勿爲易泄之機以激其變稍遲歲月使吾之戎政益修軍實愈嚴儲蓄豐裕士馬騰奮則伸縮進退無不在我遲速操縱終可以得志矣中國舉措尤貴嚴密若朝得一報而爲之營營不寧夕得一奏而遽爲晏然無事臣恐非所以示朝廷之整暇而衆人得以窺測淺深也昔魯有疆事疆吏以告魯威公曰疆場之事謹守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事至而戰又何謁焉魯豈忘疆事哉蓋內爲之備而外不示弱此有所主而彼不能動耳豈以天下之大而可無自立之規模乎臣有惓惓之愚夫事有先後謀有緩急譬人之一身腹心無疾而後外邪可攻今備邊之計誠不可緩而荆襄兩淮所在飢民未甚帖息尤所當急若艱食者眾萬一賊盜有警則敵得窺伺之便而始有重煩朝廷之憂者其可不亟圖之臣願陛下申敕諭使司且以撫安飢民爲先使腹心救寧根本充實則內安外懼而禦備之策可以無闕臣識見短淺冒陳

管臆不足以仰裨廟算席橐恐懼陛下赦之幸甚

水利疏

衛涇

臣嘗考國家承平之時京師漕粟多出東南而江浙居其大半中興以來浙西遂爲畿甸尤所仰給歲獲豐穰霑及旁路蓋平疇沃壤綿亘阡陌有江湖潴泄之利焉大抵江浙地勢高下相類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水少則汲湖水以溉田水多則泄田水由江而入海惟潴泄兩得其便故無水旱之憂而皆膏腴之地自紹興末年始因軍中侵奪瀕湖水蕩工力易辦創置堤埂號爲壩田民田已被其害而猶未至甚者潴水之地尙多也隆興乾道之後豪宗大姓相繼迭出廣包強占無歲無之陂湖之利日朘月削已亡幾何而所在圍田則徧滿矣以臣耳目所接三十年間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蕩者今皆田也夫陂湖之水自常情觀之似若無用由農事言之則爲甚急陂湖廣衍則潴蓄必多遇旱可以灌溉江流深浚則通泄必快遇水不至泛溢儻潴水之地或至狹隘則容受

必少旱卽易涸立見焦枯水源旣壅而江流填淤則疏泄甚艱水卽易溢蕩爲巨浸事之利害豈不較然易知州縣監司所當禁戢然圍田者無非形勢之家其語言氣力足以陵駕官府而在位者每重舉事而樂因循故上下相蒙恬不之怪而圍田之害深矣議者又曰圍田旣廣則增租亦多其於邦計不爲無補殊不思緣江並湖民間良田何啻數千百頃皆異時之無水旱者圍田一與修築塍岸水所由出入之路頓至隔絕稍覺旱乾則占據上流獨擅灌溉之利民田坐視無從取水逮至水溢則順流疏決復以民田爲壑設若圍田僥倖一稔增租所入有幾而常歲倍收之田小有水旱反爲荒土常賦所損可勝計哉所謂增租旣不繫省額州縣得以遺用徒資貪黷之吏耳此其輕重得失又不待智者而後辨也矧惟祖宗成憲炳若日星應江河山野陂澤湖塘池陂與眾共者不許占據及請佃承買官司糾劾以聞諸陂水之地謂眾共溉田者輒許人請佃承買并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立法之意可

謂明白前者臣寮累嘗奏請朝廷非不施行臣姑疏其一二諸路如有承買潞水地者悉與改正此紹興二十八年指揮也凡係積水草蕩今後並不許請佃雖陳乞撥賜亦許守臣執奏此乾道五年九月指揮也詔兩浙漕臣及提舉常平官并逐州守臣常切覺察如官民戶及寺觀園築田畝填塞水道具名以聞此淳熙三年六月指揮也詔州縣輒敢給據與官民戶及寺觀買佃江湖草蕩許人戶越訴重寘典憲仍委監司糾劾此又淳熙三年八月指揮也詔浙西諸郡應官民戶舊來園田去處明立標記給榜曉諭不得于標記外再有圍裹此淳熙十一年八月指揮也其他條約未易悉數夫以陳說之衆多立法之詳備是宜園田之害悉絕而潞泄之利盡復曩時之舊可也然歷年浸久陂湖之爲田者不止民田之被害者滋甚其已圍者牽於姑息固不復論標記之外增創圍裹者有之因民詞訴已毀撤而復修築者有之易名爲天荒而請求給佃者有之寺觀僧道尤無忌憚是豈果不可禁戢哉吏治

苟簡而法令不行之過也積習而不知變奸猾蒙利良農失業其害又豈特在民而已臣伏見乾道間孝宗皇帝一旦宣諭撫臣曰聞浙西自有圍田卽有水患屢有人理會多爲權勢所梗已而令漕臣王炎相視有張子蓋圍田九千餘畝湮塞水勢立命開掘仍戒敕不得再犯淳熙中因姚述堯言傳法寺僧請佃明州定海縣鳳栖沈窖兩湖八百畝可溉田二萬六千餘畝卽令仍廢爲湖英斷如此孰不悚懼其奉行不虔者特有司之罪而斯民疾苦則有所赴愬矣臣仰惟陛下恭儉愛民率繩祖武詔令之下不爲虛文如以臣言爲然乞賜睿旨行下戶部檢坐條法及累降指揮申嚴約束斷自今以後凡陂湖草蕩並不許官民戶及寺觀請佃圍裹如輒敢干求陳訴者具名聞奏寘之于罪本路監司州縣常切遵守或有違戾委御史臺彈治庶幾法不徒立豪强戢斂農民安于田畝此亦固根本之一說也惟陛下留神幸甚

三大憂疏

喬行簡

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有可爲之
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
不可繼有功而至于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
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
之前其敝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
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
夫之苟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廷有禁苞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
之黷貨不知盈厭者自如欲行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
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頽弛而
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
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奸雄而折戎狄其
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
得其心以爲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謂
義民方憾于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陣

豈有奮勇直前之志蓄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遑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鄉從事于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乎境內之民困于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飢寒之氓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牆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于外綴于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又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闊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鬪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趣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眾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

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爲將接納降附即可爲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之餽餉累日不已至于累月累月不已至于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則無事力國旣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豈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二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爲謀主韓彭爲兵帥亦恐無以爲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

上孝宗皇帝書

陳亮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奸之至於挈中國禮樂衣冠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羶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繫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胡羯鮮卑羌迭起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愍懷之痛猶有所諉以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西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旣已如此而天地之

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恭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蠢爾醜虜安坐而據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爲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憤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讐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爲何事也况望其憤中國之腥羶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尙以爲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身不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